

## 世說、晉書韓壽偷香 與鶯鶯傳、西廂記的傳承關係

詹秀惠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成書於第五世紀前半葉，彙錄了秦末至晉末宋初人物的活動情況，分三十六門，內容包羅萬象。其第三十五惑溺門，共七條，專門敘述男人被女人所迷惑，沉溺失德的一些言行。其中篇幅最長、人物最多、最具首尾、最有小說體質的，莫過於韓壽偷香了。錄全文如下：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瑣中看見壽，悅之，帕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生宿。壽踏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充計武帝唯賜已，及陳寤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牆重密，門閣急峻，何由得竊。乃託言有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秘之，以女妻壽。（註一）」

這故事中的人物韓壽、賈充和賈充女都是晉代實有的人物，晉書都記載了他們的事蹟。晉書卷四十，列傳第十賈充傳附孫賈謐傳，也記載了韓壽偷香這則故事。賈謐是韓壽和賈充女所生的兒子，賈充沒有子嗣，由外孫賈謐過繼爲後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大肆批判晉書廣探世說、搜神記等小說資料的非是（註二）；但是就因晉書曾搜集世說的資料，進入國史，我們更可以看出晉書和世說的傳承關係。茲錄晉書韓壽偷香故事如下：

謐字長深。母賈午，充少女也。父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魏司徒經曾孫。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每燕賓僚，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識此人否，有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生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絕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便令爲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謐夕入。壽勁捷過

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僚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閤嚴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陽騫，託言有盜，因使循牆以窺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乃考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祕之，遂以女妻壽。」（註三）

對中國小說戲園略有認知的人們，很容易的便可由韓壽偷香這則故事，聯想到唐人傳奇鶯鶯傳和元人雜劇西廂記。

唐元稹（字微之）的鶯鶯傳，又名會真記，宋以後有少數學者認為鶯鶯傳是元稹的自序傳（註四）。我們由貫穿鶯鶯傳全文的主題思維（感）字：「自是感之」、「以是愈感焉」、「為之者不惑」（註五）來觀察，這和世說將韓壽偷香歸入感溺門的主題完全相同；而鶯鶯傳的故事架構和某些詞句，也或多或少的類似世說、晉書。據此，鶯鶯傳和世說、晉書的薪火淵源，似乎是不容置疑的。

金董解元根據鶯鶯傳，撰成西廂記諸宮調，簡稱董西廂。元王實甫據董西廂改寫成崔鶯鶯待月西廂記雜劇，簡稱王西廂。現今通行的西廂記版本，便是王西廂，共有五本。據學者的考證前四本是王實甫原著，後一本是由關漢卿續作；也有少數學者提出關作王續或作者另有其人等其他說法。我們通盤的細觀鶯鶯傳和西廂記，很清楚的我們可以發現西廂記的主體戲之一「拷紅」，鶯鶯傳完全沒有這段情節，而且西廂記大團圓的喜劇結局，也和鶯鶯傳的悲劇迥異；但是這二者正好在世說和晉書都能找到他們的源流。因此，我們絕對相信西廂記的源流，不是只單純的來自鶯鶯傳，而且兼採世說、晉書。

本論文將以世說韓壽偷香中的人物為綱領，情節為輔翼，來比較歸納出世說、晉書韓壽偷香與鶯鶯傳、西廂記的同異。

## 甲、韓壽與張生、張君瑞

### 一、韓壽為歷史人物，張生、張君瑞為虛構角色

韓壽為晉代名士，世說劉孝標注引晉諸公贊說：

「壽字德真，南陽諸陽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

晉書說他的出身和諸公贊大體相同，見上所引。晉書又說：

「壽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元康初卒，贈驃騎將軍。」

按：「元康」為晉惠帝第二個年號，共九年（西元291～299）。

韓壽偷香的故事，晉書收入國史，似乎這是從晉代以來便是朝野共同飄詠的一則真人實事；但是就在劉孝標注世說的南朝蕭梁時，他也提出了疑惑，說：

「壽敦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闕，唯見世說，自未可信。」

孝標很肯定的認為家風敦厚、性情忠厚的韓壽不可能有偷情的事。事實上，天地間唯有「情」字最難規範；因此孝標的這種說法，並沒有受到後人的注意。

退一步說，若孝標的疑惑屬實的話那韓壽偷香這個故事只是假托歷史人物通過想像而創作的一則虛構小說而已。這並不會損及韓壽偷香故事的價值，反而更增添他在小說史上的地位。

張生和張君瑞都是虛構的角色。鶯鶯傳的男主角張生，元稹只給他姓，沒有給他名字。他是元稹的朋友，這則愛情故事發生在貞元間。

按：「貞元」為唐德宗第三個年號，共二十一年，當西元785～805年。

如果真像宋代以後少數學者所說，張生就是元稹本人，那麼鶯鶯傳傳奇便是藉化名來自述的一則真人實事。很可惜的是，這種說法的可信度實在不高。

西廂記的男主角，除姓張外，更賦予名珙、字君瑞，本貫西洛人也，年二十三歲。也是貞元年間人士，張生和張君瑞都是上京趕考的仕子。

## 二、韓壽、張生、張君瑞的美

韓壽的美，世說只用「美姿容」三個字來刻劃。而晉書將「美姿容」三字拆開，增衍改變為「美姿貌，善容止」。

張生的美，鶯鶯傳描繪為「性溫茂，美風容」。再看世說的「美姿容」，晉書的「美姿貌，善容止」，其中的傳承關係相當的鮮明。

張君瑞，西廂記特別把鶯鶯傳張生「溫」的體性發揮出來，強調張君瑞溫文的性情。西廂記是戲劇體裁，不便於直接敘述，往往就劇中人物的對白來表現劇中人物的造型。張君瑞俊美文弱酸溜的造型，正是由鶯鶯和紅娘口中唱出來的。鶯鶯唱：

「想蓉文章士，瀟灑人；他臉兒清秀身兒俊，性兒溫克情兒順，不由人口兒裡作

念心兒裡印。學得來『一天星斗煥文章』，不枉了『十年窗下無人問』。」  
(第二本第一折，寄生草) (註六)

紅娘唱：

「來回顧影，文魔秀士，風欠酸丁。下工夫將額顛十分掙，遲和疾擦倒蒼蠅，光油油耀花人眼睛，酸溜溜螫得人牙疼。」(第二本第二折，滿庭芳)

從以上兩相對照之後，可見韓壽的美，由世說的「美姿容」，到晉書的「美姿貌，美容止」，轉化到鶯鶯傳中張生的「性溫茂，美風容」，再演變為西廂記中張君瑞的「臉兒清秀，身兒俊，性兒溫克，情兒順」，及「光油油耀花人眼睛，酸溜溜螫得人牙疼」等俊美、文弱、酸溜的造型，文字增衍愈長，描繪愈清晰詳盡，栩栩如生，猶在目前。

### 三、韓壽、張生、張君瑞的文才

韓壽是否有文才，世說、晉書都沒有明顯的描述。世說只稱「遜諷婁潛修音問」。晉書說「便令為通殷勤」；「修音問」、「遞殷勤」時，是否曾藉詩文酬答，就無法得知了。但是如果我們從史籍看來，韓壽和賈充女所生的兒子賈謐，卻是位好學、有才思的文學奇才。他曾掌國史，當代人士將他比為賈誼。他曾開閣延賓，聚合陸機、陸雲、潘岳、左思、摯虞、劉琨等，共二十四人號稱二十四友。假使賈謐的文才，來自家學淵源，那麼韓壽也該是位能文的人物。

張生、張君瑞文采風貌，不僅大綴春詞情詩，鶯鶯傳更誇示張生的文才、詩才、論才。西廂記也一再炫耀張君瑞的詩文奇才，本文就不再贅述了。

### 四、韓壽絕世輕功踰牆偷香；張生、張君瑞文弱無武，攀援杏柳，跳牆私會

韓壽是位懷絕世輕功的超人，世說說他要去約會時「壽竊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身輕如燕，踰過高牆落地無聲。世說又藉賈充懷疑「垣牆重密，門閤急峻」，如何能夠跟他的女兒私通呢？乃「託言有盜，令人修牆」，而三人的問題是「其餘無異，唯東北角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更強化了韓壽超人的輕功。

而晉書的大同小異，「壽勁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而其「門閤嚴峻，不

知所由得入」，「託言有盜」，請人「循牆」，回答說：「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這「狐狸行處」一句，更具體的描寫韓壽超人的輕功，能透過對狐狸的聯想，予以形象化。

張生，張君瑞的文弱無武，連自己縱身跳牆的能力都沒有。張生只好攀援杏樹，藉力跳牆，鶯鶯傳說：

「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株。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

西廂記更藉張君瑞對紅娘的傾訴，盡力的刻劃出耽心自己無法跳過牆的忡忡心境，說：「小生讀書人，怎跳得那花園過也？」（第三本第二折）。幸好讀書人還是相當聰明的，他終於想出辦法攀援楊柳，跳牆去偷情，「到得那裡，手挽著垂楊灑流撲跳過牆去」。（第三本第二折）。

韓壽能武，張生、張君瑞雖沒有傳承，但是鶯鶯傳和西廂記都安排了一段英雄救美的感人故事，鶯鶯傳說：

「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了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

西廂記第二本更大肆的鋪演張生全命、保家、衛寺的高烈事蹟，使故事高潮迭起，更加曲折，更加複雜。

百無一用是書生，一位手無縛雞之力的讀書人，卻能發揮了大用，在友人的協助「筆尖兒橫掃了五千人」（第二本第一折），「免除崔氏全家禍，盡在張生半紙書」（第二本第三折），擊退賊兵，建立功績；這不就是發揮以文馭武的效用嗎？

總之，由韓壽的能武到張生、張君瑞的純文，很顯然的我國自唐代以後，允文允武的完美男性需求，已漸趨向於重文輕武了；但是並非完全的廢武，而是以文馭武，文術既精，武備其中矣。

##### 五、韓壽被動偷香，張生、張君瑞主動求歡

韓壽偷香的故事，起因於賈充女在賈充大饗賓客時，從青色的珠簾內偷窺韓壽「悅

世說、晉書韓壽偷香與鶯鶯傳、西廂記的傳承關係

之」（世說），「悅焉」（晉書），其後婢女前往韓壽家，向壽說明情況，才使壽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住宿」（世說）「便令爲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夕入」（晉書）世說「及期住宿」似乎由韓壽主動提出幽會日期；晉書「厚相贈結」爲韓壽偷香預埋線索；「呼壽夕入」，更直接指明是賈女主動叫韓壽去偷情的。

張生、張君瑞都是主動追求崔鶯鶯的。張生到蒲地遊興，寓居普救寺時，巧遇崔鶯鶯的母親，也要回長安，暫住普救寺。崔母姓鄭，正好是張生的異派從母。張生在無意間救助了崔氏一家免於軍難，在崔母的謝宴上會見鶯鶯，鶯鶯，才請托紅娘，設法接近鶯鶯。而張君瑞是到普救寺去遊觀，巧遇鶯鶯，一見鍾情，設法遷居寺中，俟機親近。正巧演出了英雄救美，而崔母又毀婚，使張君瑞求歡，有著合情合理的因緣。可參見下文乙第四小節。

## 乙、賈充女與崔鶯鶯

### 一、賈充女爲歷史人物，崔鶯鶯爲虛構角色

賈充女，名叫賈午，是晉司空賈充的小女兒，晉惠帝皇后賈南風的妹妹。八王之亂時，她和她的兒子賈謐一同被殺。晉書賈謐傳說：

「謐字長深。母賈午，充少女也。……及遷侍中，專掌禁內，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謐於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鍾下，呼曰：『河后救我！』乃就斬之。韓壽少弟蔚有器望，及壽兄鞏令保、弟散騎侍郎預、吳王友駿、謐母賈午皆伏誅。」

孝標注釋中曾引郭子的話，懷疑與韓壽私通的不是賈充女，而是陳騫的女兒，後來陳騫的女兒沒有跟韓壽結婚就死了，所以才娶賈充的女兒，而誤傳說是賈充的女兒和他幽會。世說注說：

「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即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

「郭子」，晉郭澄之傳是產生在世說前的一部志人小說。「陳騫」是晉代名臣，晉書卷三十五，列傳第五有他的事蹟。到底與韓壽幽會的是賈充女或陳騫女，至今已經很

難考證了。

崔鶯鶯是小說中的人物，通過想像而虛構的角色。雖有人以為她是唐代的名歌妓，或是元稹的表妹，但是這都沒有足夠的證據，恐怕不甚可信。

## 二、賈充女與崔鶯鶯的美

世說、晉書賈充女的美，是由婢女向韓壽描述的。世說只稱「女光麗」，晉書增衍為「其女光麗艷逸，端美絕倫」，更強化了美的形象，且由韓壽的心動，更可以看出美的效應。

崔鶯鶯的美，鶯鶯傳、西廂記都是由張生、張君瑞親眼所見的。鶯鶯傳作者多次刻畫鶯鶯的美，其中我們只舉張生初見鶯鶯時的描繪說：

「常服辟容。不加新飾。垂鬟接黛。雙臉顰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

其中「顏色艷異，光輝動人」，世說稱「女光麗」，晉書稱「其女光麗艷逸」三者之間的新傳，一言可知。

西廂記大加誇張鶯鶯的美，在對白跟曲文之中處處可見，如一開始的「似這般可喜娘的寵兒罕曾見。只教人眼花撩亂口難言，魂靈兒飛在半天。」（第一本第一折元和令），「行一步可人憐。解舞腰肢嬌又軟，千般袅娜，萬般旖旎，似垂柳晚風前」（第一本第一折么篇），「東風搖曳垂楊線，遊絲牽惹桃花片，珠簾掩映芙蓉面。你道是河中開府相公家，我道是南海水月觀音現」（第一本第一折寄生草）。

## 三、賈充女和崔鶯鶯的文才

賈充女是否有文才，世說只稱「發於吟詠」，是否就是寫作詩文呢？魏晉南北朝的時候，常用「吟詠」，指稱有韻的詩歌，如蕭繹金樓子：「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晉書將「發於吟詠」改稱為「發於寤寐」，更難推斷出賈充女的文才了；但是晉書其後又有「潛修音好」的話，這個「修音好」是否有詩文的酬答，就不得而知了。

鶯鶯傳、西廂記非常強調崔鶯鶯的詩文奇才。鶯鶯傳說她「善屬文」、「甚工刀札」。鶯鶯傳、西廂記載錄不少崔鶯鶯的詩文，最出名的是「明月三五夜」的詩：

世說、晉書韓壽偷香與鶯鶯傳、西廂記的傳承關係

「待月西廂下。近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西廂記大同小異，僅改接「近」的「近」為迎風的「迎」，「拂」為「隔」。

#### 四、賈充女主動示愛，崔鶯鶯先推後就

世說、晉書都是由女主角主動向韓壽示愛。賈充女由青色的珠簾內偷窺韓壽而「悅之」（世說），「悅焉」（晉書），其後才由婢女牽線成就姻緣。世說在「恆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就由婢往壽家。晉書在「見壽而悅焉」「女大感想，發於寤寐」間，又加入了一段情節：女主角向左右婢女詢問韓壽的姓名，其中有一位認識韓壽，說是她的故主人，才由這位婢女牽線。增添這一小節，更合於情理，也更嚴密化。「厚相贈結，呼壽夕入」，將女主角的大方與主動發揮得淋漓盡致。

鶯鶯傳中，張生在崔母的壽宴上見到鶯鶯，「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由紅娘引介和獻計「貞慎自保」、「善屬文。往往沈吟雪句」的鶯鶯，唯用「喻情詩以亂之」，沒有其他辦法。果然鶯鶯被「春詞」感動，而回「明月三五夜」的詩章，約他跳牆去幽會。但是出奇的是，鶯鶯居然對跳牆而來的張生疾言厲色，嚴正的指斥一番，使張生相當絕望。更驚異的是，情節竟然三百六十度的旋轉，當天晚上紅娘竟「斂衾搗枕」，捧著鶯鶯來成親。這種劇情的發展過於突兀，若要欲擒故縱，也不能安排得如此不合理。一夜圓夢後，過個十餘天，張生再用「會真詩」退引，才引鶯鶯真正的和他同居。

西廂記沿承鶯鶯傳，在男女主角感情的發展上較為細膩自然。張君瑞遊觀普救寺時巧逢鶯鶯，一見鍾情後設法遷居普救寺，隔牆酬詩，英雄敬美，崔母允婚、毀婚，才使女主角送「明月」詩來邀約。鶯鶯依然是對跳牆而來的張君瑞敵意一番，張生害了相思病，鶯鶯不得已讓紅娘「斂衾搗枕」，帶她去探病，下了委身救命的藥方，而圓了情夢。

由賈充女的主動示愛到崔鶯鶯的先推後就，情節的跌宕曲折，高潮的起落，都有著明顯的進境。

魏晉南北朝儒家禮教已難維持，老莊自由開放的思潮，披靡朝野。不僅名仕們清談任誕，甚至裸裎放達；而仕女們也望風學步，活潑大方之餘，甚或妖冶大膽，任情任性。當代有遠識的史學家已疾言批判，如晉干寶說：

「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泆之過，不拘妒忌之惡，父兄不之罪也，天



下莫之非也」(註七)

還不到結婚時就偷情，已經成爲時尚了。唐太祖李淵以胡化漢人入主中國，雖然浪漫的言行，依然彌漫宮庭；但是經過隋唐以來史學家的大聲譴責，將魏晉南北朝政荒民亂，亡國滅族的罪行，歸向於清談任誕所造成的禮教敗壞，已使唐以後的朝野有了改革這種弊端的共識。五代的昏亂，更使北宋的理學家們，致力於建立一套完整的新儒學體統，來革除這種道德的淪喪，因此宋代以後的社會，已漸築成一道牢不可破的禮教防風牆，女性的矜重，貞慎更是嚴格的被要求著。鶯鶯傳、西廂記將女主角的主動改爲被動，這是勢所難免的；即使有意也只好先推後就了。

### 丙、左右婢與紅娘

一、世說、晉書稱左右婢，鶯鶯傳稱紅娘，西廂記除紅娘外，又稱梅香。

世說、晉書唯一的女配角，便是賈充女的侍婢。世說稱婢或左右婢，晉書稱「左右」、「婢」或「女之左右」。世說、晉書牽繫線的可能只是一個婢女，而世說、晉書賈充考問的及晉書賈充女問壽姓名的婢女，可能不止一人。

鶯鶯傳牽繫線的婢女叫紅娘，西廂記沿承「紅娘」的名號，又賦給他名字「梅香」。

二、世說、鶯鶯傳、西廂記婢女與男主角無任何關係，晉書婢女與韓壽爲主僕關係。

世說婢女前往韓壽家說「愛」，並沒有交待清楚，爲什麼這個婢女可以前往韓壽家。晉書卻道出了二者的關係，說韓壽是這位婢女的故主人。

鶯鶯傳、西廂記的紅娘只是位活潑熱忱的小女孩，與張生、張君瑞無親友、主僕關係。

世說、晉書韓壽偷香與鶯鶯傳、西廂記的傳承關係

三、世說、晉書考婢，西廂記拷紅，唯鶯鶯傳未見此種情節。

世說、晉書中由賈充考問賈充女左右的婢女，而確定韓壽和賈充女兒的幽情。「考」就是拷打的意思。

西廂記崔母拷打紅娘，質問姦情時，相當的誇張，讓紅娘大發議論，此段情節成爲至今還膾炙人口的「拷紅」一劇。

鶯鶯傳卻完全沒有這種情節，紅娘在被張生請托送會真詩給鶯鶯後，便消失了蹤影。即使鶯鶯在彈奏「霓裳羽衣曲」，向張生辭別時也只說「左右皆歎歎」，並沒有說明左右是誰。鶯鶯傳在「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句後，便失去了小說的體質，只在賣弄詩才、文才、論才，小說的結構和故事性，被破壞殆盡。

## 丁、賈充與崔母

一、賈充爲歷史人物，崔母爲虛構角色

賈充活動在三國魏末晉初，他曾幫助司馬昭對抗曹魏，也曾幫助司馬炎篡位。他的女兒是晉惠帝的皇后，他曾任職司空，又代過尚書令，這是一位名符其實的相國。

世說、晉書的主要男配角賈充，到了鶯鶯傳、西廂記，竟變成了相國夫人鄭氏，由男配角改爲女配角。崔母是位虛構的角色。雖然有人認爲她是元稹的姑母，但是這種說法還待商榷。

二、世說、晉書賈充與韓壽爲上司與僚屬關係，鶯鶯傳崔母與張生爲姑侄關係，唯西廂記崔母與張君瑞毫無關係。

世說、晉書韓壽是賈充的僚屬，賈充是韓壽的上司，而在賈充大會僚屬的時候，才發生了這段愛情故事。

鶯鶯傳中，張生與崔母在普救寺不期而遇，因爲張出於鄭，才知道兩人的姑侄關係。崔母是張生的堂姑媽，鶯鶯傳說：

「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

因此，當張生向紅娘請托結交崔鶯鶯時，紅娘會建議張生以姻親的關係來求婚。

西廂記崔母與張君瑞間沒有任何關係，打破所謂門當戶對，親上加親的婚姻觀念，完全以情、緣為主線，使愛的契合獨立真誠，一無依傍。

三、世說、晉書父審偷香，西廂記母疑做愛，唯鶯鶯傳崔母似不知情。

世說、晉書疑惑女兒和韓壽私通，考問婢女，「以女妻壽」的是女主角的父親賈充

。世說、晉書令賈充起疑的原因都是女主角「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世說），「悅暢異於常日」（晉書）。外國所貢奇香，晉武帝只送賈充和陳寤。世說指稱賈充會諸吏時，聞壽有奇香而起疑，並沒有提出韓壽奇香是賈充女贈送或者合歡時沾惹的。而晉書卻有較周密的交待，起先賈充女厚相贈結，而後「密盜以遺壽」。晉書又增添一段情節，說明韓壽的奇香不是賈充親聞的，是由賈充的僚屬和壽宴會時聞到，而向賈充報告的，這使故事的發展較為合理。

鶯鶯傳和西廂記，女主角的父親相國正巧過世，由寡母鄭氏帶著弱女幼子遷棺將回故鄉，借住普救寺時發生了這段情緣。由相國而改為相國夫人，由父親改為母親，更容易激發讀者同情心，帶著幾許柔情，使情節楚楚動人。

鶯鶯傳和西廂記都沒有承繼世說偷香的情節，西廂記也和世說、晉書一樣，由女主角的言語容態懷疑做愛的可能性，西廂記說：

「〔夫人引徠上云〕這幾日竊見鶯鶯語言恍惚，神思加倍，腰肢體態，比向日不同；莫不做下來了麼？」（第四本第二折）

鶯鶯傳裡，崔母在安排謝宴促鶯鶯出拜後，便不再出現，男女主角贈詩酬答，綢繆西廂，男主角前往長安，古琴餞別，上京赴考，書信往返，絕義斷情，各自嫁娶，似乎與崔母全無關係，令人可笑。而西廂記後段的發展，絕對是由世說、晉書，演變而來，與鶯鶯傳絕不相干。

## 戊、世說、晉書、西廂記以喜劇結，唯鶯鶯傳以悲劇終

世說、晉書，僅以簡單的「以女要壽」，便歡歡喜喜的做個結束，或以爲王實甫做西廂記只做到第四本，也就是張君瑞草橋夢鶯鶯便完結。張君瑞赴京趕考時，借住草橋旅舍，夜夢鶯鶯來奔，醒後只是南柯一夢；因此有些學者認爲王實甫有意將西廂記寫成悲劇。但是從草橋夢鶯鶯的劇情看來似乎沒有完結，如果王實甫是根據董西廂改編而來，那麼西廂記就是以大團圓作結。

今本王西廂第五本張君瑞慶團圓，這是個大喜劇。爲了增添故事的跌宕，又故意安排了鄭恆的出現，騙說張君瑞中狀元，娶了魏尚書女，使崔夫人毀婚，最後幸好張君瑞及時趕回，誤會冰釋，又靠白馬將軍杜確的幫助，除了鄭恆，娶了相國女，有情人終成眷屬，皆大歡喜。

鶯鶯傳卻大異其趣，始亂而終棄，男女主角無法團圓。張生在赴京趕考後，似乎變了一個人，不僅將崔鶯鶯給他的情書張揚出去，而且大發謬論，以爲鶯鶯這位天之尤物是妖孽，他德性無法勝過妖孽，因此絕義斷情。等一年後，他們兩人各自嫁娶，張生路過鶯鶯的住處，竟然以外兄求見，還要糾纏。這種安排實在太令人作嘔，連男女主角無法結合的悲劇所留下來的一點美感，都毀損殆盡，真是個大悲劇。

## 結 語

世說新語擅長以短篇小什及片語隻字來刻鑲當下的時空意象。韓壽偷香是少數具完整故事的較長篇之一；但是他所動用的文字也僅僅兩百字（據宋本世說新語）。晉書沿襲世說加以補充修改，衍生爲兩百八十七字。綜觀上文四書的比較，我們若要否定鶯鶯傳、西廂記與世說、晉書的傳承淵源，也是相當的困難。鶯鶯傳的情節有增有減，夾雜大量的詩、文、議論，相當程度的破壞小說的完整性、嚴密性，文字累積到參千多字。西廂記採用雜劇的體裁，賦加曲文，長遠五大本，每本楔子加四折共二十五目，文字累增爲數十數百倍，曲曲折折，洋洋灑灑，蔚爲大觀。至於人物方面的，世說，男主角韓壽、女主角賈充女，重要男配角賈充、女配角婢女，次要男配角修牆的使者；共五種角

色。晉書男女主角及重要男女配角都和世說相同，次要男配角晉書除循牆的使者以外，又多了賈充的僚屬，總共六種角色。鶯鶯傳故事主體線上的人物，男主角張生、女主角崔鶯鶯，重要女配角紅娘及崔母，次要男女配角張生的朋友、蒲將之黨、杜確、歡郎、左右（若干人）、崔鶯鶯之夫共十種角色。而外圍人物還有元稹、楊巨源、李公垂、時人等。西廂記男主角張君瑞、女主角崔鶯鶯，重要女配角紅娘及崔夫人，次要男配角琴童、店小二、法本、法聰、惠明、孫飛虎、卒子、杜確、歡郎、鄭恆等共十四種角色。由世說到晉書到鶯鶯傳角色雖然漸次添增，但是重要的主配角，除賈父改成崔母外，其他角色大致類似。

總而言之，從世說、晉書韓壽偷香到鶯鶯傳、西廂記，都是循著由簡而繁的路線發展，漸次增衍轉異。但是無論後代的作品如何的繁複演變，主體架構，重要主配角等和前代作品的一脈薪傳，更使我們領悟到在文學生命的創造、躍動、推進中，古今文學家神思與藝術交融的可喜和可貴。

## 附 注

註一：凡本論文所引世說文句，皆據藝文印書館宋本世說新語或世界書局世說新語。

註二：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十五，正史類晉書下。

註三：凡本論文所引晉書文句皆據鼎文書局二十五史晉書。

註四：參考葉師慶炳先生中國文學史第二十講。台灣學生書局，頁四六九。

註五：凡本論文所引鶯鶯傳文句，皆據文史哲出版社太平廣記鸞鸞傳。

註六：凡本論文所引西廂記文句，據里仁書局蘆王合刊本西廂記。

註七：參見晉書卷五，帝紀第五孝愍帝紀，史臣曰引干寶語。